

永不能忘日军的侵略罪行

栗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鬼子的侵略铁蹄就闯进了河套沟。先后在河南村、红煤厂村和北窖村建起了据点，修了炮楼，妄图长期久占。

鬼子建成据点后，到各村抢粮、抢物、要花姑娘，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使百姓无法生活，只好卖儿卖女，离乡背亲，外出讨饭，苦不堪言。现在虽然时间过去了70多年，但鬼子在我家和我们村犯下的罪行，却一清二楚，永记在心。

1938年冬，大批中央军撤退到三英水村，驻防我们村的中央军，向老百姓要门板，要被褥，要粮、要猪、牛、羊、鸡等。准备在此与日本鬼子打一仗，老百姓听说打鬼子，也都支持，有什么出什么。中央军在我村二里路远的石安岭最高峰修了工事。可没几天，中央军就悄悄地扔下工事，向西撤走了，伪村公所所长让老百姓到山上认领各自的东西搬回家。中央军前脚撤走，后脚日军飞机在农历腊月二十八日（1939年2月16日）下午2点多钟，就对三英水村进行狂轰滥炸。下英水村李宗芝和范占元的房屋被炸塌。李宗芝夫妇和一岁多女孩当场被炸死。范占元和母亲、祖父、堂兄范朝旺及教书先生崔化宣被炸的头破血流。此次日军飞机轰炸，下英水村死3人，伤10人，炸塌房屋8间。惨案发生后，李家大女儿半个月后离开人世，两个男孩无家可归，一个外出讨饭，一个被好心人隗永山收养。日军飞机轰炸后，闹得百姓提心吊胆，人心慌慌，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和地里挖防空洞，以防日军飞机再次轰炸。

鬼子还经常到各村抢花姑娘，一次，红煤厂据点的十几个鬼子与伪保长一起闯入我村一理姓孤女寡母家里，强拉硬拽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抢到据点。十几天后，鬼子又在其他村抢了花姑娘后，才把她送回家。送回后，当场向她母女声嘶力竭地喊道：“一不准嫁人，二不准逃跑，三随叫随到。否则，母女二人都要死啦死了地”。试想，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一个老太婆，一个弱女子，只能任凭鬼子的宰割。她一直被红煤厂据点的鬼子蹂躏了好几年，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八路军打跑鬼子后，她才得到了解放。

1942年7月的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气特别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父亲正赶着羊下了山，在小河边让羊喝完了水，把羊赶回院子里圈好，刚要进屋坐下，突然从大门口进来一伙日伪军（约20多人），一部分人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堵在屋门口，两个伪军进屋横眉竖眼地对我父亲说：“你的羊全部孝敬皇军，我们马上赶走。”此时，院子那部分日伪军，已经用棍子从羊圈把20多只羊全赶

走了。父亲一听肺都要气炸了说：“这些羊，不是我家的，是檀木港亲戚的，你们赶走，我怎么向亲戚交待呀？你们行行好，可别这样呀。”父亲的话音还没落，一个伪军抬脚凶猛地照我父亲肚子就踢了一脚，转身就走，父亲就要往出跑追他的羊，可是门口几个日伪军用大枪刺刀给拦住了。此时，羊已经被日伪军赶走老远了，父亲哭着喊着说：“你们不能这样呀，这让我怎么办呀！……”。哭呀，喊呀，大约半个时辰后，把门的日伪军才撤走。父亲气的又捶胸、又拍头、放声大哭起来。晚上全家人谁也没有心思喝水吃饭，都哭着劝父亲，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都跑来相劝，父亲才不哭了，但仍哽咽着。这一夜，大人们都在思索着怎么办。

第二天，父亲的精神就有些反常，眼睛直勾勾的，看谁都不顺眼，喊着要把我卖到口外去，并拿出家里的杀猪刀子，见人就刺，闹得家里谁也不敢呆。妈妈和大嫂赶紧拉着我去一里多外的赵景贤家躲了起来。晚上，天快黑了，妈妈先回家看看情况，父亲的杀猪刀已经放在门外的台阶上，妈妈把刀藏起来。父亲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已经筋疲力尽，躺在了炕上，妈妈才把我和大嫂叫回去，把我锁在小北屋，赶紧烧火给父亲做点吃的，怎么叫他吃，他也不吃了。从此，父亲卧床不起，又没钱给他看病，几个哥哥都在外给人打工，没几天，父亲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妈妈打发人把三个哥哥都叫回来，给父亲办了丧事，全家人都悲痛不已。大哥、二哥、三哥，仍外出打工，妈妈和大嫂、四哥侍弄着家里的二亩山坡地，生活极为艰苦，第二年，大嫂生了第一个女孩，因没吃的，生下来几天就饿死了。不久，二哥栗才，带着家仇国恨，悄悄的参加了八路军，上前线，打鬼子，要为父亲报仇。

1945年，农历6月5日（7月13日）夜，鸡叫时分，北窖据点撤退的日伪军砸开了我村李瑞林家的大门，进院要吃、要喝、要洗脸，翻箱倒柜，砸东西，把木仓上摆着的蓝瓷花罐子砸坏了，里面装的玉米撒了一地，拿走了抽屉里的钱。在李家折腾了近两个小时，临走时还要把李瑞林的二儿子李文秀带走。硬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全家人跪着说好话，后来翻译官，跟日军讲情说：“是良民、是良民，家有妻老，就开恩吧……”，小鬼子才未把人带走。天蒙蒙亮时，鬼子才离开李家。

午饭后，我村鱼脊顶山梁上传来了枪声，约2点钟许，八路军从山上传下话来，让当时地下党员李生林，（当时党员未公开）在街道准备了些水，八路军路过时喝。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了，都在各自门前准备好了水，欢迎大军的到来。约3点钟许，有两个穿黑色衣服手握着短枪，腰间带着手榴弹的人，快步进了村庄，满头大汗，在李家南院门前，每人喝了点水，又急速向村北石安岭最高峰跑去。到山上后，晃了晃什么东西之后，约4点钟许，鱼脊顶梁上八路军七团约二三百人，穿的是灰色服装，没有进村，跑步从村西的西沟子沿英水河西岸，直奔石安岭，朝陈家台村方向去了。后来听说，当天晚上，七团的战士就把河南村据点的日伪军给消灭了。

晚上，常来我村做地下工作的张成英同志来到下英水村，在村南小学校召开了

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参加的会议，张成英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我们这里解放了，小鬼子完蛋了！……”。大家都怀着喜悦的心情，拍手称快。解放后，我村广大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踊跃报名参军，保卫解放区，保卫红色政权。1946年，我三哥栗忠参加了解放军。1947年，我四哥又参加了解放军。

写到此，我爹被气死，乡亲们被炸死，炸伤，善良姑娘被日本鬼子任意强暴等情景一古脑儿涌向心头。我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呐喊：“不要因为时间的流逝，就把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忘却了。希望炎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栗颖：宁夏国营宁光电工厂退休职工